

廣西地方民族史 研究集刊

(第五集)

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廣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編

一九八七·一·

573

目 录

太平天国史调查答客问.....	钟文典	(1)
明代广西府江农民起义.....	覃延欢	(25)
试论戊戌年间玉林五属人民的起义.....	罗旭华	(38)
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	谭肇毅	(56)
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	张一民	何英德 (71)
试探壮族青蛙图腾.....	何庆云	(80)
苗族图腾崇拜考.....	何 彪	(98)
浅谈苗族《酒歌》及其价值.....	吴忠军	(115)
融水水族习俗.....	韦和华	贾立光(131)
柳城县北乡洞的婚俗(之一、之二、之三).....	龙瑞生	(136)
龙胜县平等乡侗族来源的调查报告.....	李其斌整理	(155)
龙胜瑶乡见闻录.....	张一民	(162)
谢启昆《广西通志、明代职官表》订补.....	黄明光	(218)
《马中丞遗集》中有关广西近代经济的史料简介	唐 凌	(224)

太平天国史调查答客问

·钟文典·

丙寅仲夏望日之夜，有客自远方来。时星明月朗，暑气渐消，邀客品茗于阳台。客以太平天国史调查事见问，余一一作答，漫谈甚欢，不觉月已西斜矣！次日，将问答整理成文，题曰《太平天国史调查答客问》。

问：去年暑假，读到你的新著《太平天国人物》，引用了不少史料，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

答：我在“前言”讲了，那本小书，仍旧“是以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

问：看来你很重视实地调查资料？

答：是的。“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要稳当些。许多散存在民间而尚未公诸于“本本”的史料，只要发掘到了，经过考订，认为可信，有史料价值，就应该使用。

问：社会调查是个苦差使，不如坐书斋翻史料安逸，你同意这种看法么？

答：也不尽然。做什么事，只要有理想，有兴趣，肯追求，困难中也会有乐趣，苦里也有甜，特别是调查有新发现，新收获的时候，更会令人乐而忘返。

问：你经常外出调查么？

答：我有从事社会调查的兴趣。每逢教学余暇，条件许可，我都愿意出去走走，有时因公外出，也兼搞些调查采访。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项工作的？

答：正规的说，开始于一九五六年。

问：今年刚好是三十年了！你能否谈谈，最初是怎样考虑的？

答：当时想的并不多。教学给科研提出问题，把科研成果用到教学中去，这是初期比较主要的想法。

问：你从事社会调查，为什么从太平天国史开始？

答：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史学界前辈罗尔纲、简又文先生已经开始太平天国史的调查采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罗老继续做调查采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是众所周知的。我教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史中的一件大事，而它发生在广西，“近水楼台”，从本地抓起，从太平天国起义史做起。

问：三十年前的交通、食宿条件，不如现在方便，下乡调查采访，困难一定很多吧？

答：“一分为二”。当时的交通主要靠步行，食宿也多在乡下，生活条件当然艰苦些。但是，唯步行才能过细观察。而许多知情的老人仍然健在，散存在各地的文物、遗址还有不少，这些又是有利条件。

问：因此，下去调查采访的收获一定很多？

答：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两次到蒙山县调查，走访了七十多个村庄，考察了当年太平军和清军在永安、昭平等地交战的战场、营垒和突围路过三妹瑶区的历史，把实地调查采访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结合研究，我写了《太平军在永安》一书。②

问：由此看来，实地调查应是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子？

答：对。尤其在近代史的研究是这样。当时就有同志对拙著进行评介，题目就是《实地调查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太平军在永安〉读后》。③外国学者也认为：拙著从实地调查收集的资料，“在我们面前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中尚未研究的若干篇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有助于更充分地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初期情况”。④

问：经过三十年的实践，对实地调查采访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想必有更多的体会？

答：史学研究应有充分、实在的史料为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史料的范围很广，除了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外，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碑刻、谱牒、文契、实物、遗址、传说等等，也是史学研究的有用之材，需要我们去发掘、抢救、整理和研究。罗尔纲先生谈他四十多年前到金田的一次采访，认为不但对金田起义史体会得更加深广一些，而且还解决了一些个别问题。⑤也说明实地采访是有益的。

问：有的同志认为，史料调查、考订一类工作，缺乏理论，是“低级的”史学研究，你以为如何？

答：理论来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空论，其“低级”更甚。

问：有人说，群众不关心历史。从他们中间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答：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之中，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之中，这是最生动、最基本、最丰富的东西。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观

察、体验、研究，才能产生好的作品。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史学研究。大家都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传世的不朽之作。究其原因，除了博览群书，广征史料之外，到社会中去，做比较广泛、深入的采访和观察，也很重要。实践也告诉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确保留了许多生动、翔实的有用史料。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可以使我们学到许多从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例如：我们在编写《太平军在永安》、《金田起义》等书时，列举了许多有关太平军对待百姓，纪律严明，以及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太平军，积极参加战斗的生动、感人的事例，就是广泛地向群众请教得来的。

问：那么，怎样看待文献史料呢？

答：历史研究离不开书本，必须十分重视文献资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迷信书本。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讲过：“不要以为上了书的都是对的”。古语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在过去，文化知识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笔杆子主要掌握在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手里，史籍多是他们编写的。由于阶级偏见和反动统治的需要，使他们往往歪曲、颠倒甚或捏造历史。有些本本，虽为“正人君子”所写。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或者工作不过细，了解不深入，记忆有错误，方法不对头，等等，也往往存在意想不到的差错。且举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为例，其中记载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的活动时写道：“丙午年（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经查道光二十六年润五月望日曾开文、曾玉珍创修的《曾氏族谱》，并广泛向曾家的后人了解，曾玉珍家在大冲，不在黄泥冲；曾姓其它族人也从未在黄泥冲住过。再向世居黄泥冲的黄姓老

人了解，答案是相同的。说明《太平天日》的记载错了。实地调查采访可以解决文献记载的缺误。

问：据说，有些文献记载，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结果闹了笑话。不知你经历过没有？

答：说来的确好笑，经历过一些。例如：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以后，随即进军江口，在牛排岭和清军打过一场大战。不少论著写到这个战役，往往把牛排岭的形势描绘一番，说它如何险要，以见打的是一场恶仗。一九七二年，我们到大滢江口调查，也曾经抱着同样的想法去考察牛排岭。结果，看到的只是一个大竹园，并无山岭，不免感到诧异。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所谓牛排岭者，仅是竹园里一个小小的土山包。在过去，因为村子里的农家联合雇人看牛帮，各户先把耕牛牵到小土包“排队”集中，所以把其地叫做牛排岭。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读书做学问，切忌望文主义，主观臆断，想当然。应该象毛泽东所说的：“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⑥

问：如此说来，搞点社会调查，对端正做学问的态度，提高思想认识，也有关系？

答：可以这么说。例如：是否相信可以从平民百姓中学到有用的东西？是否愿意到群众中去虚心向他们求教？能否在调查采访中吃苦耐劳？等等。对于调查采访的成败都是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群众观点，又要有正确的态度。

问：经常听人讲“抢救资料”的问题，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样的迫切感？

答：这种感觉太多，也太深刻了！据我所知，无论是文献资料，实物资料，遗址遗迹，或民间传说，还有大量的留存在民间，没有被发掘出来。可是，由于自然规律（人的老

死），天灾人祸（风雨侵蚀，战乱破坏等），或因为文物政策宣传不够，贯彻不力；或因为我们对社会调查重视不够，抓得不紧，等等。结果，许多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文物、遗址等流于淹没，遭到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问：能否举些例子给以说明？

答：这类事例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例如：

一八四四年，冯云山到桂平，在大宣里曾槐英家帮工时住过的牛房，以及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驻蹕过的石头脚陈家大屋，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遗址。但是，因为事先对保护历史文物的宣传做得不够，劝阻不力，在七十年代后期，都被群众拆毁了！

兴安县洲上村有个老虎岩，里面立有重要碑刻，记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北上以及该地团练组织的活动情况，颇有史料价值。一九七三年三月，我们冒着寒风冷雨，抢渡齐腰深的山洪，专程前往查访。谁知就在我们调查的前几天，几个开山取石的年青小伙子在岩中避雨时，因为比力气，好端端的一通历史碑刻竟被砸成了八块！

老人是历史掌故、传说的保存者。向他们进行调查采访，很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但是，在调查采访时，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到一地，人们介绍某村、某地某老者知道某事最详，可以向他（她）请教。根据指点前往采访，却多是不久前已经“驾鹤归西”或“驾返瑶池”了！有的群众甚至抱怨说：“谁叫你们不早来”？！结果，常是高兴而去，失望而归。一位非洲思想家哈姆贝特·巴赫讲过：“每一个老人的死去，就象是一座图书馆的遭到焚毁。”这样说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它说明抓紧向老人进行调查采访是刻不容缓的事。

永安州武圣宫门外，有个智井土坑。据清方不少文献记载：一八五一年九月太平军攻进州城，州官吴江、副将阿尔精阿等二十余人“殉难”后被埋在里面。⑦解放以后，广西和蒙山县的文博部门为了搜集太平天国文物，几次对智井土坑进行了挖掘。因为确切的方位不清楚，所以都没有成功。一九七四年，蒙山县文化局召开了老人座谈会，确认了智井土坑的方位，果然发现了人头骨、铁锁、镣铐、祭器、烟具等大小文物近百件，有明显刀劈、矛戳痕迹的头盖骨与各种刑具，证明吴江等封建官僚是被太平军处决的。从而戳穿了所谓从容“自刎”、“投井”以殉节的封建记载。这个成绩，无疑应归功于老人们的帮助。可是，智井土坑的挖掘工作甫告结束，知情的老人就相继去世了！这也说明向老人抢救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恕不一一列举了。

问：你主要向哪些人做调查？

答：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次外出，坐车、乘船、走路、休息，都可以向旅伴们了解他们那里的山水人物，历史掌故，风习人情，地方特产。有同志到家来，我也这样做。“不耻下问”，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当然，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更多的是向世居其地的老者请教。

问：你的意思是说：随时随地都要做个“有心人”？

答：你这话说得太好了！就是要做个“有心人”。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和几位同志到贵县调查采访。在六乌山口歇脚时，遇到七十五岁的熊锡登老人赶集回家。我约他同坐路边聊天。原来他正是石达开原配夫人熊氏的曾孙辈，龙山奇石里六合村壮人。从他的口述中，我不但了解石达开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前曾和姓熊的壮族姑娘结婚，而且对石达开的

家庭、祖宗庐墓以及起义出走情况，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口碑资料。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

问：能否谈谈调查方法问题？

答：社会调查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除了认识它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且具有正确的态度外，还要讲究方法。我想，只要有过一些实践经验的人，都会承认的。

问：依你看，要搞好社会调查，首先应注意什么？

答：每次调查，首先要给自己定个题目，亦即调查的中心和重点。然后围绕主题，拟订调查提纲，做到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地去工作。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在调查采访中打主动仗。

问：你是怎样做准备工作的？

答：出发调查之前，根据调查主题，阅读有关资料，了解史学界对调查主题进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提出问题，拟订提纲。这是做到心中有数的第一步。到达调查地点以后，还应查阅当地收藏的有关资料，并向对调查主题做过研究的同志请教，进一步做到心中有数。

问：做了这些工作，可以进入调查采访了吧？

答：我看可以了。

问：你是如何进行调查采访的？

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简单的说，不外访人，访碑，搜求谱牒、文契，考察历史遗迹、遗址、遗物，收集故事、传说、歌谣等等。

问：请先讲怎样访人好吗？

答：访人主要是拜访老人。当然，也不排斥访问那些知情的，做过一定调查研究的中青年同志。孔夫子办教育是

“有教无类”，我们搞社会调查，也应该“有访无类”，“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只要知情，都是访问对象。

问：怎样知道哪些人是了解情况的呢？

答：一是事先向有关部门，有关同志打听；二是从知情人那里找知情人；三是直接找历史人物的亲属后裔。经过互相介绍，调查采访的对象、范围就可以逐步扩大了。

问：你通常访人，采取什么方式？

答：看情况决定。能开小型座谈会的开座谈会，否则进行个别采访。

问：哪种方式好些？

答：依我看，能开小型座谈会最好。可以省时间，更重要的是与会者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讨论，互相补充，还可以互相纠正传闻或记忆失实的部分。

问：访人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俗话说：“进屋问人，入庙拜神”。向人调查采访，要有恭恭敬敬的态度，虚心求教的精神。特别从城市到乡村，不能有半点架子。在“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疑虑甚多，除了访问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交谈时可以“开门见山”外，一般应从拉家常开始，然后说明来意，进入主题。老人年事已高，记忆衰退，讲起话来往往语无伦次，容易“跑马”，有时叙事可能“张冠李戴”。对这些现象，不能犯急性病，搞“急火饭”，可以采取商量、探讨、发问等办法，进行诱导，慢慢把“马”牵回采访的主题来。

问：如此说来，寻人访史，也是一门艺术？

答：可以这么说。向人采访，要边问、边记、边思考判断，把问题尽可能谈得全面深入一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在采访中，怎样提问题以启发被采访者的积极回忆？怎样围绕调查主题一环扣一环地把问题引向深入？怎样把小型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等等，都有学问在。就说笔记吧，也要因人而异，见机行事，如果一开始就拿出笔记本，有的老人可能就不敢讲了。当大家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记一下是可以的。有的老人怕讲了记在本本上，干脆先别记录，留在脑子里，事后进行补记，再回头做些核实工作。

问：这不是非常麻烦么？

答：欲明信史，何忌麻烦？！当然，我说的主要是“四人帮”横行时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即使在那时，只要你态度诚恳，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是可以得到老人们的慷慨帮助，顺利进行工作的。桂平紫荆山石人村的王朝森老人，保存了他的曾祖父王大作的《日新斋稿》手稿本，用布里外三重包着，锁在柜子里，不轻易示人。一九七四年，我因为研究需要，他竟邮寄给我用了两个月。这些年来，各地有什么新发现，同志们都不忘记给我“通风报信”，有些同志还给我寄来资料或图片。说明在调查采访时和群众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十分重要。

问：应该怎样对待口碑资料？

答：不要一听就信，要进行分析，要了解口碑的来源，还要了解口碑提供者的情况。那些知多少讲多少，而且所传有明确出处的老人，他（她）们的口碑一般说是比较可信的。例如：桂平古林社的曾朝明老人，乃太平天国骁将曾天养的后代。我曾三次拜访他，提供的口碑都是一致的，再问其它，他都说不知道了。有的老人，讲的是自己先辈的事，毫无夸张掩饰态，也比较可信。例如：平南罗文村胡以眺的后代，讲他们的先祖积累财富的情况，讲胡以眺“逼上梁

山”，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就是既讲好的，也讲丑的。平南水均村覃展成的后代，说覃展成当“团练头子”，被自己的兄弟与太平军里应外合，抓住后砍了脑袋处死的。这和周寿祺的《平南县志》的“巷战死”说不同。我宁可相信口碑而不信县志。当然，也有个别老人胡编乱造的。桂平金田村有一位老者，自称是太平军的后代。讲起金田起义的历史来有板有眼，“横线直线”，可以说上三天三夜，而且还能“紧跟形势”。“批林批孔”时，他可以绘影绘声地讲太平军当年如何反孔批儒。批判“男尊女卑”时，他可以讲洪宣娇如何同虐待妇女的恶人做斗争。无论谁去访问他，都必须遵守三条规矩：不许中途退场，不许中途提问，不许不做笔记。明白人一听就知其虚假。但是，因为他言来成篇，顺应形势，所以也的确一度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如果对这位老者追根问底，原来他在解放前是唱调子的，看过一些小说野史，自己会编会演，遇上这样一些老人提供的口碑，做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资料可以，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则切切不可。

问：有没有和这位老人相反，一问三不知的？

答：也有。一问三不知比胡编乱造好。遇上这样的老人，也不必抱怨失望。既然高高兴兴地进屋，也应该欢欢喜喜地出门。附带讲一下，在调查采访时，常有一些好事者围拢来旁听。对这些人你不必介意，可以随其所好，只要不吵闹就行。有时候，还可以在它们中间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在西林县定安镇采访时，就从一个看热闹的年青人的插话中，访到了“永安主佃告示碑”，了解到石达开部进军桂西北以后，对当地的封建租佃关系产生了“主弱佃恶”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问：访人谈了不少，就请谈谈访碑吧？

答：碑刻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人人皆知的。对此不准备多说。而访碑有时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一般说来，碑刻多立在会馆、祠堂、庙宇、津梁、渡口、大墓以及风景名胜等等地方，有的还被人移作它用了的。所以要访碑就得注意这些地方。苍梧戎圩，平南大安(旧称大乌)，桂平江口和平乐县城等地会馆的清代碑刻，对了解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社会经济就颇具参考价值。桂平大宣圩三界庙收藏的二十多种碑记，近年在贵县龙山奇石圩发现的道光二十年“鼎建渡船碑记”，在桂平平隘山发现的道光二十四年立的“建造佛子路碑”，在武宣县东乡尊头村背发现的“练丁阵亡碑”，宜山县德胜牛岩的“大墓碑”，以及融安县大良乡“天桥岩团寨碑”^⑧等等，对研究太平天国史都极有参考价值。说明在社会调查中，应该注意访碑。

问：碑刻立在地上或墙壁之间，寻找起来比较容易吧？

答：不见的，由于许多古建筑的被毁坏，不少碑刻被淹没在陈土或杂草荆棘之中，有的被人“五马分尸”了，有的被抬去修桥、铺路或作它用，有的在“十年内乱”时出于保护的需要，被用厚实的水泥、灰浆掩盖起来了。所以也得费一番穷搜苦索的工夫才行。平日走路，左顾右盼显得不庄重。但为了访碑，不但要左顾右盼，还得瞻前顾后，上窥下瞄才行。有时还得冒点攀悬崖，钻深洞的危险。一九八一年，为了寻找“修建中渡鹰山炮台碑”，我们走遍了英山圩四郊的山岭，踏看了圩内大街小巷，结果终于在一条僻巷的路面上找到了！^⑨为了拓印“天桥岩团寨碑”，我们爬上几十米高的悬崖，然后进入山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完成了任务。

问：看到碑刻以后，你通常做哪些工作？

答：先把碑文通读一遍，了解其内容，以见其史料价值，然后测量并记下碑石的高、宽和厚度，再把它洗刷干净，拓印下来。

问：拓印需带许多东西，抄录不更省事？

答：抄录容易产生错误，拓印可以存真，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进行拓印，万不得已需要抄录，也必须反复核对，避免错误。

问：文字资料的征集比较容易吧？

答：从我自己实践的经验看，也不容易。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广西文化素称落后，前人遇事把它记录下来的不多，所以，能够看到的私家笔记、日记或其它著述手稿十分有限，目前各地所见，与太平天国历史有关而又较有史料价值的不到十种。但是，一些历史上的买卖、典当、借贷等封建文契还是有的，尤其是家谱、族谱，更是随地都有。这些东西，对历史研究都极有帮助。

问：能否举些例子？

答：本世纪五十年代，在贵县发现了道光年间罗惟馨堂的两份地契，对了解太平天国起义前夕贵县龙山地区的土地兼并情况就颇有参考价值。一九七九年，在平南花王水紫微村、界冲坪发现有关蒙德扬出卖房屋和莫仕睽典买田地的文契，对证实《蒙时雍家书》的真实性和莫仕睽的籍贯，以及当时平南的房产、田地等价格行情，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⑩

问：家谱、族谱记载一家一族的事，它的史料价值略逊一些吧？

答：不。谱牒除了提供我们研究有关历史人物的家世、

家庭、族属等问题外，还可以纠正许多历史传闻的讹误。近三十年来，不是说韦昌辉是壮族人么？但是，罗尔纲先生根据四十年代在桂平看到同治年间的《韦氏族谱》，认定韦昌辉实为讲客家话的汉人，而不是壮族人。⑪现在，从新发现的多种《韦氏族谱》与韦家祖墓碑的记载，说明罗老的意见是正确的。⑫在《金田起义》一书中，我们根据别人在六十年代提供的调查材料，写胡以晄在花洲团营时，处决了蛇山口的地主翁镇三，用以祭旗誓师。书出不久，我们看到了平南鹏化里车旺村《翁氏族谱》，发现《金田起义》的那一段话，存在四点错误：一、蛇山口应为社山口，地名错了；二、翁镇三应为翁振三，人名错了；三、翁振三应为车旺村人，不是社山口人，籍贯错了；四、胡以晄杀的不是翁振三，而是他的儿子翁朝梦和翁朝球，事实错了。这许多错误的得以纠正，说明族谱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反映了在调查采访时认真过细地核实材料是十分必要的。

问：据说要看人家的族谱不容易，是否如此？

答：是的。过去，把谱牒单纯看作封建的东西，加以批判，把人们搞怕了。所以，要想看到人家的族谱，还得耐心做工作，把话讲清楚，取得人家的信任才行。前面提到的《翁氏族谱》，就是经过多次做工作，历时一年多才看到的。看了人家的族谱，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族谱，我总是恳切地请他们好为保存，不要丢失；同时说明不要利用它去搞那些封建的联宗祭祖一类活动。这些道理，群众是可以接受的。

问：对历史遗址、遗迹的考察，有什么意义？

答：太平天国在两广发动起义，经历过不少地方，到处有英雄们活动和战斗过的遗址和遗迹。俗话说：“耳听为

虚，眼见为实”。实地看一看，可以增强我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这就有利于对历史问题的分析研究，编写或解释有关的历史时，也就会形象、生动一些。这也是许多史学工作者不辞长途跋涉的辛劳，总想实地看一看广东花县官禄埗，禾落地，广西贵县赐谷村，桂平金田村和永安州古城等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能否讲得更具体一点？

答：当你看了花县官禄埗洪秀全旧居之后，可以想见洪秀全的家境并非富裕。到禾落地看一看冯家大屋周围的苍松翠竹，可以想见它们对冯云山那坚韧不拔、劲节虚心品性的养成，当会有陶冶作用。当你看了一八四四年冯云山在桂平古林社曾家住过的牛房，联想当年艰苦的雇工生活，对英雄自我牺牲的精神当会产生敬意。当你考察了永安州西浮岭地洞遗址，对太平军当年对敌战斗的激烈，生活的艰苦，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当你实地观察了全州蓑衣渡和水塘湾的地理形势，会使你获得有力的证据说明：清军当年只能在水塘湾栏桩设防，从而对当年的蓑衣渡、水塘湾之战具有比较全面与合乎实际的了解。当然，经过实地的考察，还有助于我们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或纠正其错误。例如：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时，何以能在永安、昭平之间的平冲、干冲和崩冲一举歼灭清军数千人，迅速变被动为主动？史籍的记载是简略不清的。对古战场的实地考察，很可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获得比较实在的理解。又如：昭平的仙回又名大垌。而当年清军的许多文书、奏报都把它认作两个地方。结果，往往把历史搞错。

问：实地考察，翻山越岭，不是很辛苦么？

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地考察，就要有点